

◇胡竹峰专栏·南游记

◇信笔扬尘

◇人间小景

赴甘泉岛

晨起赴甘泉岛。

海面不平稳，一直以为是浪，今日听船家说是涌，风吹起一道又一道的水花才是浪。水从远到近谓之浪，水由下向上称为涌。波涌像做孩子时候端了一盆水，人微力轻，盆颤巍巍，水晃晃抖动四处泼洒。

海面浩渺，小舟上纵目查看，涌高高低低前后左右回旋荡漾，不计其数，像一座座微缩的小山脉。至此方才明白苍山如海的浩瀚。

大海如天，威严难测，心有凛冽。船员说，倘或大海平静如镜，那是预警有大风暴。世间的事，有人发声，有人沉默，沉默也是态度，或许更能爆发力量。

抬头即见的距离，小舟进发费去半个小时。

岛边沙滩各类杂物无数，不忍久视。好在植被极好，远远就看见了那一层层绿，换了心情。沙滩上鸟蛋浑然，海鸡在头顶盘旋尖叫，人走得近了，叫声越发高亢嘹亮，专一绕着人脑壳飞，怕是把我们当成了盗蛋贼。

甘泉岛处处是草木，密匝匝有苦郎树、黄藤、羊角树、白避霜花、麻枫桐、银毛树、海岸桐、草海桐，还有大片诺丽果树。不见我乡风物，风味却是相似。海上几天，从未见如此茂盛的一片林木，顿时心旷神怡。

从小路走入岛中，树林将海隔开了，正午阳光照过，忘了身在岛上。一只黑山羊在树丛里张望，两耳耸立，极警觉，众人回视，它一溜烟藏身遁去了。古人向往的海上蓬莱仙岛，该是这样所在吧。

甘泉岛第一奇在植被多，第二奇是淡水。晚清时有将士巡海，发现岛上有井，掘地不过丈余，食之甚甘，即名此地为甘泉岛。据说甘泉井为唐朝旧物。如今井里稍许污秽，已经不大饮用了。并非一味物是人非，偶尔物也非，天地间并无真正的永恒久远。

岛上有唐、宋两代居住遗址，出土过一些坛坛罐罐，随行考古人员以探铲探洞，居然还带出了一块陶片。想象古人在这遥远的海岛一日三餐四季，或许清贫，但风景如画，每日看看沙鸥翔集，锦鳞游泳，自有天地归心的大自在与不如意。人生归途，只是自在如意。侯门庭院深深，是枷锁也是牢笼，红杏才忍不住探出墙头。

岛上有几户人家，主妇将诺丽果切片晒制成茶泡水。喝第一口时，觉得味道怪异，饮过一杯，满口生出奶香，略咸，不知是不是岛上水含盐的缘故。

诺丽果为乔木，小枝四棱形，全株光滑，叶片暗绿光亮，椭圆形，两端尖锐。浆果卵形，幼时绿色，熟时转白，如初生鸡蛋大小。有岛民摘得满满一竹篓，放在过道上，说不出的月白风清。

坐在树下，三杯诺丽果茶下肚，暑气被海风吹散了，汗水尽去，浊气下沉。静静靠在椅子上，欣然有羽化之感。风吹得久了，肉身轻软，涤荡得通体生满清气。

旧小说中，有侠客在海潮中练剑，日夕如是，寒暑不问。木剑击刺之声越练越响，到后来竟有轰轰之声，响了数月，剑声却渐渐轻了，终于寂然无声。又练数月，剑声复又渐响，自此从轻而响，从响而轻，反复七次，欲轻则轻，欲响则响。那或许是甘泉岛的往事吧。一人一鸟一屋一剑，说不出的孤单冷清，也有说不出的湖海飘零。某一日风雨如晦，那人心有所感，身披敝袍，腰悬木剑，悄然而去，足迹所至，踏遍了中原江南之地。

风雨如晦，总让人心有所感。前几天南海终日飘雨，心绪亦如潮水，翻转了一遍又一遍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照相馆的故事

阿占

1980年代，我的堂叔在照相馆工作，现在回忆起来，他大约是个无所不能的高手。第一次去照相馆玩耍，我刚读小学，照相馆的转门过于厚重，如机关暗藏的怪物——而我过于矮小，是被吞进去的。

孩子的瞬间记忆不超过两秒，随后迅速消失。有一小部分会转入短记忆，时长不超过一分钟。只有那些经过反复储存的，才会进入长记忆，可持续数分钟、数天、终生。奇怪的是，与照相馆有关的记忆都留了下来，至今历历在目。我记得帆布门帘有夹层，隔断了外面的光阴和喧嚣。暗房里色调暧昧，以至于所有的物体都毛茸茸的，边缘感模糊。

堂叔把相机和冲洗罐放进“暗袋”，两只手在里面做着什么。暗袋来回晃动，似有戏法。我并不知道那些物什的专业术语，以及堂叔的操作流程所产生的意义，我只看到堂叔保持着平静，手法轻柔，却毫不迟疑。那种时候，暗房里总是出奇地安静，我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，还有放大机发出的低鸣。

所谓暗袋是个不透光的黑色棉袋，有两只



江南秋晨 李昊天 摄

◇人间小景

寒露惊秋晚

葛亚夫

水风轻，萍花落后；月露冷，梧叶飘黄。光阴也有约定，一定要历经寒露的洗濯，秋才像秋，秋色和秋声才有神形。

如若把秋比作散文，草木就是形，虫鸣就是神。形散神聚，当草木摇落变衰，虫鸣也变得郁郁寡欢。这些大地上的生灵，纵使陌路殊途，彼此仍有着隐秘的联系。对于人，这种联系叫情感，它同样适用于草木和鸣虫。万物有灵，草木有本心，谁说不呢！

小时，常听老人说，虫是草木的魂魄。直到现在，我仍深信不疑。草木木讷，不会言语、不能走动，但草虫可以。它们化土而生，缘木而出，应时而鸣，也让草木多了灵动。

比如蝉，在枝丫里孕育，在泥土里成长，待到夏天，脱壳为蝉，啜饮清露，奔走、鸣唱于草木间。人们把蝉鸣称为蝉噪，聒噪，惹人烦，其实误解了蝉。就像阔别家乡太久的游子，当他回到家，乡邻都老了，耳目不聪，说话声难免要高一点，亲热得跟吵架似的。

蝉也是个游子，那些草木是其乡邻。“三年的黑暗，一个月的光明。”蝉的假期比人还短，所以当它们回到家，才忙于穿行草木间，走家串户，才会说个没完。很聒噪，也很热闹，人的春节团聚何尝不是这样呢？这样想，也就谅解了蝉。当蝉伏在草木上高声鸣叫，这多像一个归家的游子，伏在年迈的亲人耳边，大声寒暄、说话……

夏天的蝉鸣，多是久别重逢的热情，到了秋天，则尽为临别远行萧零。枝叶零落，鸣声稀疏，像送别的人，有一搭没一搭，人还在，心已流落他乡。秋天的蝉鸣清澈见底，到了寒露，刺骨的寒意就一览无余了。“回云随去雁，寒露滴鸣蛩。”饮了寒露，也该上路了。

◇史海泛舟

古代官员的“回避”制度

刘绍义

读《宋史》和《续通鉴长编》二书，了解了吴充这个人，宋神宗即位后，就任用敢于直言的吴充同知谏院，掌握言路。不久，王安石由翰林学士提拔为参知政事，成了执政官，吴充便“引嫌解谏职，知审判院，权三司使”。

王安石提拔了，吴充为什么要避嫌呢，原因很简单，那就是他们二人是儿女亲家，王安石的长女就是吴充次子的妻子。

如果仅此也就罢了，熙宁三年，也就是公元1070年，与王安石一起执政的陈升之闹情绪请病假，曾公亮以年老罢相，韩绛因西夏骚扰担任陕西宣抚使去了，政府内部严重缺员，于是神宗欲用吴充担任参知政事，王安石一听不同意了，“充与臣有亲嫌”，怎么能安排同一岗位上呢，尽管神宗认为他们二人都很正派，“以为无害”，但由于王安石的阻挠，吴充整整六年没有当上宰相，直到

亲去了台湾人的婚纱影楼。台湾影楼营销噱头做得足，执行标准严格，拍照技术却乏善可陈，多用大平光掩盖面部瑕疵，美是美了，任谁拍出来都如电影海报里的公主与王子，或俯首低语，或温柔对视——却也不知哪个是哪个了，千人皆一面。

还好的是，台湾老板也算讲究人，在纽约学过电影，三十岁之前做的都是导演梦，最终入了影楼行，钱赚到，艺术情怀却耽搁了。到影楼第三年，小说中的父亲在台湾老板面前说出一席话——父亲说，好照片，三分拍七分做，从前七成功夫都在暗房，就跟现在电脑修图一样。“暗房里的活计，做得好，照片就漂亮，黑白灰那个润啊！”这个时候，台湾老板一定看见父亲眯起眼睛，面部肌肉走势柔和，满脸沉醉状。这是少见的，父亲一向表情硬冷，来者不善的意味颇浓。

小说中的父亲继续说，好东西，都是见仁见智。反差大小，影调高低，分寸怎样把握并无量化标准。“多数时候，取决于技术和经验，取决于对事物、对别人的理解。老板，你的设备好，不会犯错，却也没有感情。”台湾老板怔在半空。原本要冲泡高山茶，水已沸，父亲的话让老板停下了手上动作……接下来几年，台湾老板借助父亲的经验，率先摆脱了千人一面之弊处，打出“人性摄影”招牌，植入心理学概念，一跃成为行业老大——小说后续，在此已无篇幅赘述。

写小说就是这么回事，以虚写实也好，以实写虚也罢，写的终究都是你们和我们的故事，大家一起在时间的舞台上跳舞，至死方休。

候船室，是同贩夫走卒、流浪、江湖、远方……这样的词，联系在一起的。一条大河，飘然延伸，舟行水上，渺人如蚁，云烟苍茫。

那时，我还是一个少年，仰望候船室的地图。

地图高高挂在大厅西南角的墙上，大大的木框子，白底蓝字，上面标着许多地方，弯弯曲曲，蚯蚓似的，将它们连接。我看到一条船在风声雨声，大雨滂沱的河流上，冲破雨帘，消失于水天苍茫之中。

我知道，那些蚯蚓似的线，是河流。河流如血管分布，呈奔射状，四散开去。我的一个亲戚要回到乡下去，家人到轮船码头送行。亲戚对我爷说，留步吧，大舅爹，不送了，有空到乡下去玩。亲戚招一招手，登船走了。

一张关于河流的地图，有水意流淌的痕迹，河两岸风吹波浪，阵阵稻花香，隐隐的房舍，有一个人，手搭凉棚，朝远处眺望。

河流在地图上很简单，就是一些断断续续的线，那些线是水体，日夜奔流。轮船要去的地方有多远？又在什么位置？候船室的地图，一目了然。

像网一样的河流，四通八达，它们是天然相通的，一条慢船，在河上突突行驶，一转弯，划一条漂亮的弧线，拐入另一条河。

那张挂在墙上的木质老地图，又像一付偌大棋盘，中国象棋，那些船，如棋子，楚河汉界之间，来来去去，走走停停。

好多年前，邻居刘三麻子经常坐船到乡下去，刘三麻子那时已经28岁，他长得不好看，在城里找不到对象，家里急，为他说了一门乡下亲事，刘三麻子穿着青年装，手上拎着茶食，坐船到乡下去拜见女方娘家。听刘三麻子说，他老丈人的家，在一个小镇上，下午坐船过去，到晚上才到。刘三麻子那些年经常坐船，他沿着地图上的某条线飘飘浮浮，上船下船，再沿着这条线返回，把一位乡下姑娘娶回家。我那年10岁，很认真地对刘三麻子说，等我长大了，也要学你，坐船去玩，到乡下娶老婆。

售票窗口卖出一张票，意味着有一条船将沿着地图上的某条线航行，浪花拍岸，水手执靠球，嘴中吹着哨子，慢慢靠上码头。

说起候船室的老地图，诗人老鲁有一种特殊的感情，他长吁短叹，后悔早年没有坐船去苏州。老鲁爷爷的爷爷是明朝从苏州移民过来的，当年先人坐在船上，经过一条大河，见水岸高阔，就在那儿定居下来，那个地方后来叫鲁家庄。“祖上是坐船过来的，我想沿着他们漂泊过的水路，坐船过去看看。”冥冥之中，老鲁觉得，在绿意盈盈的苏州，他有一个小表妹，撑一把油纸伞，站在阊门外，已等候他多时。

当年候船室地图上的老地名，有些已经消失，图上标的地名，候船的人只关心那一个圆点，其他跟他无关，只是经过。

沿地图的某条线慢慢地走，船会在一个安静的小镇停靠，岸上有茅舍炊烟，鸡犬相闻，码头站着很多人，他们在等船。镇子很小，镇外有一大片芦苇荡，船绕它一圈又离开了。

一张图，上北下南，能够看出，被河流环绕的城市，周围有多少河流。那些河的流向和走势，描摹出一座城的水陆轮廓，一个人要到他的目标去，不知要经过多少条河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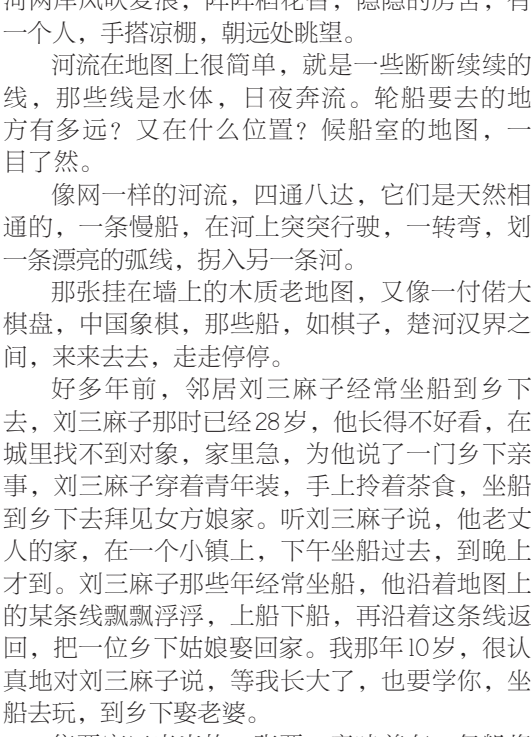
我那时会想到远方有一个人坐在船上，正向我们这座草木茂盛的城池驶来。也想到那些慢船正是沿着这些如线的河流，在夜晚赶路。

我坐在船上，若是在古代，或许会看到一个书生骑一匹马，沿河岸慢跑，平时看似走得慢的船，还是把那匹马远远地抛在船后。其实，在长江流域的水网地带，河流的阻断，路绕来绕去，马是不可能撒开四蹄疾跑的，有时候，一匹马，还跑不过一条船。

候船室的老地图，是河流的走势，也是一条船的走势，目光在上面游移，就找到你要去的地方了。

在那张图上，我分辨出细线和粗线，内河与长江，我向往在波翻浪涌的江上坐一艘船顺流而下，或者溯流而上，去拜访一个远处的朋友。

从前有候船室，大厅里一张老地图，承载城市的记忆，饱含旅人的感情。如今一些老镇、老街、老巷、老码头、老轮船已经消失，一个地方失去历史，失去印迹，失去感情，唯有老地图上还保留着一丝温馨。图上隐约着风声雨声水声汽笛声，用眼睛目测一个码头与另一个码头的距离，那些水边的张望与船来船往，是一个人的精神地理。



江南秋晨 李昊天 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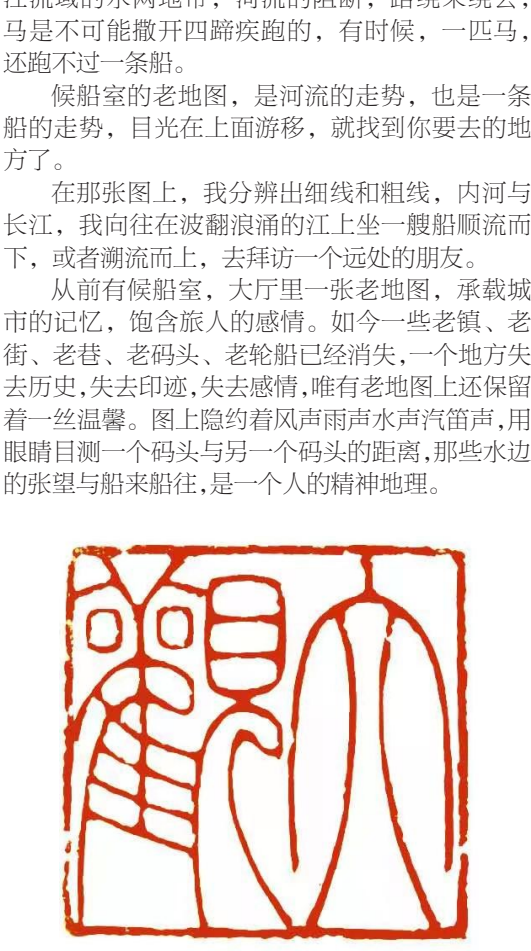
天气新凉，蝉音渐疏，树叶摇落，草也集体老去。袅袅凉风动，凄凄寒露零。寒露的寒，不只在温度上，还在心灵上。就像一场无声的哭泣，寒露这天，整个秋天都以泪洗面。

至于蟋蟀、蝈蝈、纺织娘等，它们只是蝉之外的名称。就像村庄里的那些人，有着各自的名字，无论在外面有着怎样的传说，当他们回到家乡，站在父母面前，他们都有着一样的故事。对于草虫，这个故事是生死轮回；对于人，这个故事是悲欢离合。

草虫是草木的游子，儿女是父母的游子。从白露到寒露，父母用时光的沙漏，计算着儿女离家的时间和归期。不觉间，和时光一起老去。“岁晚虫鸣寒露草，日西蝉噪古槐风。”膝边没了儿女的聒噪，父母老得比寒露里的草木还快，而他们的喃喃自语比虫鸣还轻。

寒露了，像往常一样，我从小区草坪经过。一阵柔弱的虫鸣，打乱我的脚步。我缓缓停下，第一次认真打量这块我生活已久的地方。草皮刚被修剪过，齐耳短发，很精神，却尽显老态。我想起李郢的《早发》：草色多寒露，虫声似故乡。清秋无限恨，残菊过重阳。

草色虫鸣里，我也形散神聚。那一刻，我想家了！站在自家门口想家了。



江南秋晨 李昊天 摄